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道德创伤发生成因探析*

王璐颖,常运立

(海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上海 200433,15800610624@163.com)

[摘要]灾疫情境下出现的道德创伤极易动摇社会个体的道德心理,为抗击疫情带来负面的道德影响。而道德创伤是外在反道德行为对个体内在道德矩阵的冲击而造成的倾覆,道德创伤是一个涉及心理学、文学、宗教学的多科学概念。新冠肺炎疫情中,坐地起价、暴力伤医、瞒报病情等非道德的行为和事件也有发生,对个体内心的道德准则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引发了道德认知的迷茫、道德情感的崩塌及道德韧性的减弱,从而导致了不同程度的道德创伤。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基于此,社会大众需要戮力同心、高度关注全员的道德健康,有效规避道德创伤的发生。

[关键词]疫情境遇;道德创伤;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韧性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Moral Injury in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f COVID-19

WANG Luying, CHANG Yunli

(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Nav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E-mail: 15800610624@163.com)

Abstract: The moral injury in the disaster situation is extremely easy to shake the moral psychology of social individuals and bring negative moral influence to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Moral injury is the overturn caused by the impact of the external anti-moral behavior on the internal moral matrix of the individual. It is a multi-scientific concept involving psychology, culturology and religion. In the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unethical behaviors and events such as overbidding, hurting doctors with violence, and concealing the medical history also occur, which have caused different degree of impact on the individual's inner moral code, causing confusion of moral cognition and collapse of moral emotion and weakening of moral resilience, leading to different degrees of moral injury. Without the national health, there is no national well-off. Therefore, the general public needs to work together an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moral health of the entire population and effectively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moral injury.

Keywords: Epidemic Situation; Moral Injury; Moral Cognition; Moral Emotion; Moral Resilience

近日,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肆虐与扩散,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戮力同心,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然而在这场狙击战中,也出现了一些与抗击疫情不和谐的声音,给全国人民和奋战于一线的抗疫勇士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道德创伤。比如,信息爆炸,有人不分真假,到处转帖,乱加评论;有人甚至不怀好心,轻信谣言,制造谣言,传播谣言……凡此种现象,挫伤了人们的斗争意志和决心,给世人造成道德认知、道德情感等不同层面的道德

创伤。

道德创伤是自我道德矩阵的倾斜或颠覆,是反道德行为或现象对个体或群体道德良知造成的创伤。其创伤源多是具有道德和伦理意蕴的创伤事件,包括:战争中的暴行、受命杀戮或目睹杀戮、无力保护弱者和遇难者等。此类事件可能会违背内心深信的道德律令、精神追求和价值信仰,进而引发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的症状。与传统的心理创伤、生理创伤不同,道德创伤涉及道德科学、社会

* 基金项目:来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道德创伤:一种新的战争创伤范式”(2016M592210);国家社科基金军事学项目“道德创伤:军事创伤的实践转向”(2019-SKJJ-C-022);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医学生群体道德创伤防治与道德韧性建构研究”(2019EKS005);上海市教育科学一般项目“虚拟现实在医学生道德创伤教育防治中的应用研究”(C20038)

学、心理学和临床医学,是一个多学科概念。比如,文化学将道德创伤看作是战场士兵的“阿喀琉斯之踵”(与战争相伴而生,任一训练有素的士兵都会负有人性之痛)和退役士兵心中的“特洛伊木马”(当士兵到达“安全地点”——退役回家,随着都有爆发的可能)。夏恩通过对叙事文学《荷马史诗》的研究,认为:道德创伤是“高危情境之下,法定权威人士对公正的背叛。”^[1]心理学将道德创伤定义为:“参与、未能阻止、残忍目睹和闻听违反根深蒂固的道德信仰和期望的行为造成的伤害。”^[2]道德创伤使人们对于战争中、现实中的道德因素给予了重新审定。它虽起源于军事实践,但并非仅局限于军事实践,它有不容忽视的社会价值和普遍意义,比如社会中的暴力事件、突如其来的灾难疫情、家庭中的施虐行为、单位内部公正缺失、个人亲情友情的背叛、高危职业(如医生、警察)在工作中的过失等都是致使道德创伤的现实诱因。道德及道德创伤的发生是有着特定的道德情境。不同的道德境遇,人们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也不尽相同,由此致伤因素发生迥异,创伤类型和表现也会呈现独有的特征。如果对创伤认识不清、处理不当,就会造成远比生理、心理更为长久的和伤害。

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的境遇中,当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之时,一些人却不同程度地暴露出不太正常的情绪与心态,如逃避、责备、谩骂、恐慌、嘲弄、冷漠、旁观,甚至幸灾乐祸,等。这些症状存在于群体也存在于个体。而引发这些负面情绪和心态的因素则是外在非道德的现象和言行。这些非道德事件对个体或社会价值体系造成冲击,致使道德创伤发生。如果负面情绪堆积过多,就会挫伤斗志或引发社会恐慌,因此,应尽快认清并有效规避。具体说来,从道德心理的视角看,社会中出现谩骂、恐慌、冷漠等道德创伤症状的发生因素和作用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1 由道德认知失衡引发的道德创伤

任何行为都是一定的思想和观念支配下的行为。道德行为的发生取决于道德的认知。所谓道德认知就是当外界道德刺激的作用下,主体对经历的事实和经验的认识、判断和分析。正确的道德认知有利于主体实现道德自我,产生正确的行为倾向。错误的认知则会让主体怀疑自身、价值迷茫,

发生错误的道德选择和行为,进而导致道德创伤。疫情发生的情境中,因真假、是非等价值规则的颠倒、自我期待和对他人期待的落空会使主体产生认知的失衡。

1.1 价值判断的混乱导致的认知失衡

道德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顺应调节人们利益关系而产生的。从道德的本质来看,它是对含有利益关系的行为规定。因此,道德认知以通过对利益关系的约定而建立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价值联系为基础。道德认知反映的是一种善与恶、真与假的价值系统。疫情背景下,真假信息满天飞,有的人不怀好意,唯恐天下不乱,制造谣言、传播谣言,对抗疫英雄无端抹黑;添油加醋、夸大事实,对社会、对政府无尽埋怨。当公众面对这些信息时,很容易陷入真与假、是与非的认知困顿中,无法辨清真相,进而引发内心恐慌,价值体系遭受重创,随之可能质疑一切、否定一切,引发信任危机、认知失衡。当再次遇到新的信息的刺激时,更是无法正确作出道德判断和分析,也就无法产生正确的道德行为倾向。

1.2 自我实现的偏离导致的认知失衡

每个人发动道德行为都有具体的原因,而在这些具体的原因背后存在一个终极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涉及理想目标的激励、对生命价值的反思性感悟、人与人之间的快乐和幸福等。所以,人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如果偏离了自我实现的方向抑或是没有达到目标,就会产生创伤。认知在自我实现中扮演的角色是提供自我图式,为自我实现指明方向。自我图式理论是马科斯提出的。他认为,自我图式是有关自我的认知结构,是关于自我的认知概括,它来自过去的经验并对个体社会经验中与自我有关的信息加工进行组织和指导,个体之所以形成某一自我图式,是因为这一领域对个体具有重要的意义^[3]。自我图式存在于个体内部,负责完成信息的选择、组织和加工,对个体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行为有两种影响。一是,可以控制一个人对发生在自己身上事情的态度;二是,自我图式联系着过去事件和经验,它可以在个体继续行动之前返回并检验过去的一切。如果过去个人有道德方面的能力或成就,当面临新的道德情境时,经过检索自我图式,就会对新的道德选择

和行为信心百倍。自我图式的内容包括实际自我、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理想自我就是个体渴望成为的目标,表达了个体的梦想和抱负。应该自我是个体根据现实的规范和其他评价标准对自己未来的预期。在具体道德情境下,当不同道德自我方向不一致时,就会引发负面认知,产生道德创伤。比如,当实际自我与应该自我不一致时,就会引发道德创伤,而当应该自我与实际自我不一致时,也会产生道德创伤。疫情背景下,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时常会面临道德困顿,当目睹了大量的病患、死亡时,个体很容易怀疑自身,把结果归因于自己,认为是自己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实施救治,这些现象的发生违背了行医者的使命,即应该自我,也违背了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从医初衷,即理想自我。基于此,前线的医务人员不仅生理超负荷,还很容易产生道德负荷,引发道德创伤。

1.3 对他人道德期待的落空导致的认知失衡

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他人。在他人导向的社会里,他人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异常重要的。我们要依赖他人进行行为定向,甚至依赖他人对自己作出评价。他人的存在因此会不可避免地对我们的道德认知、判断产生干扰。因为,人们在与他人接触中会形成道德关系,自己会在心中展开对他人的道德期待。我们对他人投之以桃,希冀他人对我们有对等的道德回馈。不同的道德境遇中,对他人的道德期待很容易会落空。因为他们中有的人是可以感触的,有的人是不可感触的。于是,对他人道德期待的落空则会引发道德创伤。疫情当前,口罩、防护服等物资短缺已成为各地区的普遍现象。2月2日,云南大理市出具的一份《应急处置征用通知书》显示,一批发往重庆市的9件口罩,被大理市政府应急征用。2月3日,由重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小组发给大理市卫生健康局的《关于商请放行暂扣物资的函》显示,重庆方面在大理扣下这批物资后曾发函索要,因口罩已被分发,现无法追回。大理的疫情没有重庆的严重,然而这种为了本行政区域的需求而不顾其他行政区域的做法,尤其是疫情严重地区,不仅没有道理,而且严重影响地区物资流转,更招致了世人的口诛笔伐,引发众怒。可以说,大理的这波操作落空了世人的道德期待。此外,疫情来袭,患者与医生本是

抗疫的共同体,本该矛头一致对“病”。那些冲在抗疫最前线的医护人员,他们与病毒为敌,可有些人却动辄以他们为敌;他们本该被“用善回应善”的温情照拂,但有些人却“他们以善吻我,我报之以恶”。这种道德现象会引发一些医生的道德拷问,落空了对他人的道德期待,进而很容易发生使命责任的消解。

2 由道德情感的崩塌导致的道德创伤

道德情感是基于一定的道德认知,对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的一种爱憎好恶的情绪态度体验。道德情感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外在道德事件的发生冲击了社会或个体的价值体系,引发了情绪的感染和爆发,出现了冤屈感、仇恨感、懊悔感和羞耻感,道德情感发生崩塌,从而产生道德创伤。

2.1 委屈感

当一个人或一群人被贴上不好的标签,背负骂名,而且他意识到了自己这种“身份”。在道德归因的过程,如果他认为自己没有责任,而他人或者社会应当为他的标签身份负有责任,那么他就很容易产生被冤枉的感觉。他常常会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在冤屈感的支配下,个体很容易走向极端,作出异常的行为,成为社会中的异类。面对疫情,有的患者撕医生防护服,恶意向医务人员咳嗽、吐口水,还有患者瞒报病情,逃离湖北。这些其实都是冤屈感在作祟。

2.2 仇恨感

当个人认为他人或者社会应当为自己的标签身份负责时,他可能还会激发一种比委屈感更为强烈的情感,即仇恨感。仇恨感就是指个人自尊心受到不良刺激而引发的对社会或个人强烈的不满和愤怒的道德情感状态^[4]。例如,当一个种族被标定为劣等民族的时候,该种族的成员就会因为自尊心受辱而对所谓的优等民族产生刻骨的仇恨,他们生活中再也没有欢愉而言,所思所想就是报仇^[4]。再比如,疫情爆发中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患者家属将仇恨情感撒在了医生身上,不仅身上有多处外伤,还产生了严重的职业暴露。医生是“生命的保护神”,理应受到最高待遇。面对这群救死扶伤的生命卫士,为什么有人还要抡起拳头、举起尖刀?固然医疗资源分布分配不均衡,但医生并不是患者的“撒气筒”。可以说,现在最可怕的不是病毒,而

是人性的“恶”。

2.3 懊悔感

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应当为之前的选择和行为负责并且原因是可控的,那么他就会产生懊悔感。疫情境遇中,选择的难题已成为个体经常要面临的问题,选择的摇摆不定,因选择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模糊性、懊悔感,从而发生创伤。例如,一家人同时感染冠状病毒,先救老人还是先救年轻人,这是家属和医生时常要面临的道德两难,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一时的选择也许就会引发终身的懊悔,个体不断地被头脑中的反事实思维所纠缠,不断上演着“如果当时……就会……”“要是……就好了”这种反事实思维支配下的典型话语。

2.4 羞耻感

羞耻感是较懊悔感更为深层的情感。个人对之前的道德行为进行评价时,将后果归因于自己的行为不当和道德薄弱,满是自责,专注于过失的懊悔和行为的追悔,这时候的情感表现除了懊悔感还会产生羞耻感,过分地谴责会引起内分泌腺缩减,产生生理、临床病症。这种情感主要集中爆发于医务人员。临床救治过程中,因抢救无效、目睹大量死亡抑或是上下级意见方案不一导致的不良后果,医生很容易专注于之前的行为,并将责任归结于自己,产生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产生沮丧、无助的道德羞耻感。

3 由道德韧性的薄弱导致的道德创伤

韧性,最初来自物理学定义,表示材料在塑性变形和断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用在道德领域中,是指个体在面对道德逆境或困顿时的有效应对和适应,不仅仅意味着个体能在道德创伤之后恢复最初状态,在压力的威胁下能够顽强持久、坚韧不拔,更强调个体在挫折后的成长和新生。人的道德心理过程,不仅有善的因素,还有恶的骚动,不仅有过去的反省,还有未来的设计,不仅有一时的道德冲动,还有始终如一的道德行为。道德韧性就是人们按照道德原则进行道德选择和行动时调节行为、克服困难的能力,是履行道德义务中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意志。当身处道德窘境,韧性强的人就能坚守心中的道德标准,不为外界所动,即使受创伤,也能迅速恢复到原先的正常道德状态。道德韧

性是情感和信念的融通、抉择与行动的协同、排难与抗惑的互补。如果情感崩塌、信念动摇或是抵抗不住外来诱惑、克服不了外界的困难,道德韧性就会显示薄弱,很容易在道德事件的刺激下,发生道德创伤。因道德韧性的机理作用,不同的个体会产生不同类型的韧性崩塌,进而发生道德创伤。

3.1 由道德情感与道德信念的崩塌导致的韧性薄弱

道德韧性是道德情感与道德信念融通的结果。情感是对客观事物好恶的体验,是道德韧性发生的基本动力,正因为人对事物有积极的情感,才会内化于心并一以贯之。而信念是人对某种现实和观念抱有深刻信任感的精神状态^[5]。道德信念就是坚定的道德观点。它一经确立,就具有稳定性,且不易改变。从价值论的角度而言,信念的作用在于为人们确定思想和行动上的有效原则和目标,告诉人们应该怎样、不该怎样,把行为目标指向未来,并努力使之对自己有益。^[5]人们总是以信念来审度事物,凡是符合自己信念的,即认为正确,就相信和亲近,并作出努力。可以说,情感是人的心理水平,信念是人的观念水平。在道德情感和道德信念的双重融通中,道德韧性才得以发生。人们将外在道德现象内化于心,不仅需要积极的情感,还要有坚强的韧性,这样才能把道德事物和现象转化为恒久的信念,并付诸于行动。疫情发生背景下,因外界非道德现象的刺激,很多人产生懊悔感、仇恨感等,情感缺失,认知迷茫,内心久久无法平复,继而信念动摇,韧性薄弱,再面对相同或类似的情境,显得犹豫不决、畏首畏尾。

3.2 由排难与抗惑的缺失产生的韧性薄弱

道德韧性的作用体现在应对道德困境,克服困难之中。因为道德的根本特性之一就在于使人的行为实现“现有”到“应有”的跨越,具有超前性。人们只有在实现既定目的的过程中,运到困难,而又可以坚定地、有意识地克服困难,才能彰显韧性的作用。韧性的强弱,以在克服道德困境或逆境的大小为尺度。一个人在道德逆境中排除困难的能力越强,他的韧性就强;相反,如果不能克服困难,韧性就比较薄弱。人身处道德困境、逆境中,需要克服的困难包括外在困难和内在困难。内在困难就是个体的生理和心理障碍。外在困难就是外在恶

劣的条件,比如高压的战争境遇、严酷的自然条件、灾难等。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说,道德逆境中的排难是一种补救性措施。而抵抗诱惑则是对非道德行为的预防,带有积极性。排难和抗惑的有机结合,互相补充,才能坚强韧性,调节行为。一个人做好事不难,难在一辈子一直做好事,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看个体能否经受住外在不良因素的诱惑。道德韧性薄弱的人,容易在不良因素的诱导下,步入迷途,滑向道德黑暗的深渊。疫情呈现复杂严峻形势,多变性强,传染率高,且无特效药,对医生和政府而言,控制疫情和治愈的难度相当之大。在这样一种医疗资源极度缺乏、治疗需求非常巨大、传染率高的高压态势下,医生不仅面临身体上的超负荷,道德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可以说是身处在道德逆境之中。而这时候如果没有坚强的道德韧性,胆怯、信心不足,没有敢于斗争、敢于担当的勇气,没有舍我其谁的大义,疫情就会失守,全民健康就会失去保障。然而,面对疫情,有些人非但不伸出援手,还故意坐地起价,捏造缺货事实,发“灾难财”,泯灭了良知,丧失了道德底线,道德韧性极度缺失。

3.3 由道德抉择与道德行为的迷茫诱发韧性薄弱

道德韧性的发生不是一次的线性过程,它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实现。道德动机要反复斗争、比较和选择,最终才会产生道德行动。道德动机就是人们产生道德行为的内部原因。动机诞生目的。道德动机的斗争,就是进行优势或主导动机的抉择。道德动机的抉择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情形:一是,不同性质动机的抉择,常常表现为善与恶在内心中的搏斗。不断地能用道德的动机战胜不道德的动机,韧性就会强;很容易会做出违背道德标准的决定,个体韧性就会薄弱;二是,相同性质的动机抉择,主要表现为确定动机的主次及先后顺序。道德抉择具有一定的柔韧性和灵活性,如果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主导动机,个体的韧性就会增强;总在一些次要的枝节的问题上徘徊不定、犹豫不决,这个人的韧性可以说比较薄弱。道德动机的抉择,其实就是一个人是否可以平衡和协调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在抉择中能

够按照社会道德价值准则去选择主导的动机。而那些道德韧性薄弱人容易在道德困境或逆境中迷茫、错乱,不能形成优势动机。道德动机的抉择发生最终是确立道德目的。目的对个体具有激励和导向作用。目的越有道德意义、越高尚,个体发挥道德韧性的作用就越大,道德行为也就越正确、越有价值。当完成了一次高尚的抉择和行为,其韧性也会增强。面对疫情,有的人瞒报、隐藏病情,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甚至偷偷从重点地区逃跑,这些人在道德抉择上只贪图个体私利,毁掉了所有人防控疫情的努力,危害了公共生命安全,是对社会的极度不负责。其行为是错误的、不道德的,伤害了公共信任和大众感情。不得不说,这个人的道德韧性是极度薄弱的。

4 结语

“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疫情防控正在关键时期,每一名人员的道德健康不容忽视。在做好身体防疫的同时,也应及时有效地加强道德防疫,认真分析发生道德创伤的致病因素,并有效抵御,提升道德韧性,化解道德风险。相信在大家的携手努力下,这场疫情狙击战必将很快会迎来全面胜利的时刻。

〔参考文献〕

- [1] Shay J. Moral Injury[J].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2014,31(2): 182-191.
- [2] Litz B T, Stein Nathan, Delaney Eileen, et al. Moral injury and moral repair in war veterans: A preliminary model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y [J].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09 (209): 695-706.
- [3] 李晓东,孟威佳. 自我图式理论——关于自我的信息加工观[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4): 106-110.
- [4] 刘玉梅. 道德焦虑论[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1: 122.
- [5] 曾钊新,李建华. 道德心理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200.

收稿日期:2020-02-10

修回日期:2020-03-02 (编辑 吉鹏程)